

盩

志



益山志卷七

藝文上

文章如器皿竟其時輒朽其不朽貴視古鼎彝矣文之涉益山故亦無幾且記載備考類難持流別繩也詩則就所見稍稍裁之然頗有未盡覽者分別觀焉若夫甄及生存亦以廣記載彼古人致其愛者不已曰不薄今人乎

金陵芙蓉池賦序

全唐文

李德裕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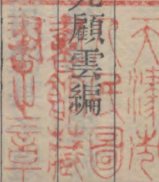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汎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葉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阿彌陀佛贊

本集

蘇軾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遺言舍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  
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舍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  
見聞隨喜自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  
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  
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遊廣慧寺記

蜀遊記 慧  
一作惠

陸游

出西門遊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  
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  
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偏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二

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  
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衛清涼寺悟空禪師案  
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  
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  
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  
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  
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  
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  
之思也惟城旣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

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  
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耶

建翠微亭記

建康志

吳淵

六朝以石頭爲重成府庫甲兵萃焉至南唐始爲離宮  
此天所以開混一也然而翠微之景實甲於天下林和  
靖隱居西湖得得來遊見之賦詠則其稱絕可知矣中  
興以來創總領所亭隸之豈以金穀之冗瑣易生煩厭  
非江山之清絕不足陶寫耶又不然則中間必有文人  
騷客名輩清流以是人而居是官故能爲是官而有是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景耶淳祐己酉春余自當塗來故人少司農天台陳綺  
伯奇實獲餉事嘗因暇日相與徜徉其上余舉酒屬伯  
奇曰是亭之址居山之巔無所障礙故無非景物夫其  
南爲方山則秦皇之所以鑿而爲瀆以厭東南天子氣  
者也其北爲環滁則歐陽公之所以與客遨遊作亭其  
上而名爲醉翁者也其西爲三山則元暉之所登以望  
京邑太白之所眺以懷長安者也其東爲鍾阜爲雞籠  
則雷次宗周顒阮孝緒韋渠牟輩之所以隱居求志遯  
世無悶者也乃若長江自西亘北銀濤雪瀾洶湧湍疾

烟帆風席杳靄波沒朝宗於海晝夜不息與夫遙岑近岫危峰斷嶺如列畫圖如植屏障或雲靄之出入或烟霞之明晦或晴霽而日月朗或風雨而雷電暝朝暮四時千變萬態不可名狀者無非此亭之景也然景大而亭小不可以縱目而騁懷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總觀而並覽坡翁有曰登臨不得要萬象覺偃蹇子盍圖之伯奇曰諾會其以憂於職而病又以最於職而召夫憂於職而病則所亟者藥裹最於職而召則所趣者行裝其於遊眺之所必不暇過而問是不惟人意之雖余亦意之也居無何忽折柬告曰亭已成矣昔亭一面而今亭四面矣余驚喜穴未能造亟命工繪圖取而觀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凡景之所在亭皆延之亭之所在景皆赴之余之所以舉酒而屬者無一不酬而土木之壯丹雘之工營繕之巧則又其次也夫金陵六朝舊都故其形勢周遭迴環其江山雄偉壯麗非偏州小壘可望萬分一前人登覽之地如賞心如鳳凰如雨華如青溪皆最佳處不獨翠微而已也而大景物每無大棟宇以彈壓之不惟無大棟宇而其小小者亦皆將仆焉余

雖有志於此而力未暇及今伯奇當財賦正赤病疾未  
瘳命召將行之際而能鼎新之使三百年之景物一旦  
軒豁呈露無餘則其邱壑之襟楚楚不凡鞭筭之才綽  
綽有餘蓋非餘子之所能及而尤余之所甚愧焉者也  
夫翠微之爲景一絕也伯奇之爲亭二絕也又以鶴山  
魏公了翁舊扁而揭之人與斯亭斯景俱稱三絕也故  
書亭爲屋二十四楹落成於庚戌之十一月旦

明萬曆重修一拂清忠祠記

桑伯文鈔

葉向高

余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五

在郡國千秋無斃惡用辭也已取先生傳及謚議讀之  
而歎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  
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  
觸羣奸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百姓請  
命此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  
人主至感歎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閒日夜講  
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犬  
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  
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侂勝

再爭於惠卿輩而遂不勝人主一中於安石而侂悟再  
中於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復行先生之  
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  
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  
於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奸欺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  
而下猶足馘鼻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  
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  
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  
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職置先生於遠郡而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六

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  
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諡者曰介然特立於眾小人之  
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眾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  
爲知先生矣先生大節具在宋史其詳在宋景定建康  
志初建祠者爲總領商公碩以嘉定十四年竣工有上  
梁文並諡議皆得自焦公家藏而計部爲梓行附以祭  
文題詠雜作而余爲書此以復焦公且使過祠下者有  
所考焉祠在清涼山之麓其右爲耿天臺先生講學處  
時萬曆三十二年癸卯之冬月也

金陵寺亭記

桑泊  
文鈔

焦竑

晉安董君崇相爲南計部時所治倉庾在城西北陬地有金陵寺寺後高三四引而股趾盤礴甚大旁占數墟世稱馬鞍山隱蔽松樞蕭然清絕市喧蔑有至者崇相以職事之隙策杖攜酒徜徉其上往往久而不能去因卽其地亭之以覽觀江山之勝仰瞻鍾阜旁眊谿谷勢壯氣秀若蹲虎豹而翔鸞鳳與夫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閒者皆不出闌檻坐得之何其快也特是崇相以會計爲職方督胥吏課簿書日汲汲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不暇乃能擇地之善者以寄耳目之樂非獨忘其煩且勞久將有以自抗於埃壘之表其意固亦遠矣都城以遊觀名者不下數十未有及馬鞍者自是履齒日集觴詠遞作荒榛叢薄之區一旦而發聞於時物之興顧不待其人也哉以此推之嵯巖屢絕車馬罕跡之地爲人所不窺者多矣

遊烏龍潭記

名山勝  
槩記

譚元春

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遊者曰燕子然而遠湖之可遊者曰莫愁曰元武然而城外河之可遊者曰秦淮然而



朝夕至惟潭之可遊者曰烏龍在城內舉鼻卽造士女  
非實有事於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予壬子過而目  
之已未友人茅子止生適軒其上軒未壁閣其左方閣  
未窗未闌亭其湄甃其磯皆畧有形卽與予往觀之登  
於閣前岡倒碧後阜環青潭沈沈而已有舟自鄰家出  
與閣上相望者宋子獻傅子汝舟往來秋色上茅子曰  
新秋可念當與子汎於沄沄淪淪之中不以舟以筏筏  
架木朱檻制如幔亭越三日筏成

再遊烏龍潭記

同上

譚元春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八

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靜筏宜穩亭閣宜朗七夕宜星河  
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然造物者豈以予爲此拘拘者  
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至中流風妒之不得至荷  
蕩旋近釣磯繫筏垂柳下雨霏霏濕幔猶無上岸意已  
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蓋立幔中濕透衣表風  
雨一時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羅襪無所惜客乃移  
席新軒坐未定雨飛自林端盤旋不去聲落水上不盡  
入潭而如與潭擊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處電  
與雷相後先電尤奇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

其波光以上於雨作金銀珠月影良久乃已潭龍窟宅之內危疑未釋是時風物倏忽耳不及於談笑視不及於陰森咫尺相亂而客之有致者反以爲極暢乃張鐙行酒稍敵風雨雷電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爲潭所有亦或卽爲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曰不盡然不亦異乎招客者爲洞庭吳子凝甫而冒子伯麟許子無念宋子獻孺洪子仲章及子與止生爲六客合凝甫而七

三遊烏龍潭記

同上

譚元春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九

予初遊潭上自旱西門左行城陰下蘆葦成洲隙中露潭影七夕再來又見城端柳窮爲竹竹窮皆蘆蘆青青達於園林後五日獻孺招焉止生坐森閣未歸潘子景升鍾子伯敬由蘆洲來予與林氏兄弟由華林園謝公墩取微徑南來皆會於潭上潭上者有靈應觀之岡合坡陀木杪之水墜於潭清涼一帶叢灌其後與潭邊人家檐溜溝勺入浚潭中冬夏一深閣去潭雖三丈餘若在潭中立筏行潭無所不之反若佳水軒潭以北蓮葉未敗方作秋香氣合筏先就之又愛隔岸林木有朱垣

點深翠中令筏泊之初上蒙翳忽復得路登登至岡岡  
外野疇方塘遠湖近圃宋子指謂子曰此中深可往若  
岡下結廬闢一上岡徑頰空杳之潭收前後之綠天下  
昇平老此無憾矣已而茅子至又以告茅子是時殘陽  
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震天始猶紅洲邊已而  
潭左方紅已而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頰明霞作  
底五色忽復雜之下岡尋筏月已待我半潭乃迴篙泊  
新亭柳下看月浮波際金光數十道如七夕電影柳絲  
垂垂拜月無論明宵諸君試思前番風雨乎相與上閣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十

周望不去適有鐙起蒼蔚中殊可愛或曰此漁鐙也

烏龍潭寤園記

名山勝  
槩記

潘之恆

金陵蟠據重地必有神龍主之其窟宅靈區宜居幽邃  
或探諸空山峻谷閒而不知在城之西北隅如早魃所  
襪咸趨烏龍境上予遊滯此中四十餘年跡亦屢至鏡  
水一泓便覺神爽至己未夏凡三遊入秋再遊而所得  
乃經奇嚮有小舟可蕩坐爲反仄不堪爲擾撓閒置亭  
館其上興堵安棲取避風雨供佚樂而無關閒曠之致  
龍睡未醒光怪閼然而遊者居者搶掄漂芥自謂適意

而止案指發光其所際亦在寤因題茅子止生所構者  
曰寤園爲紀寤語園在潭北壩以收潭景當夏末經始  
不旬日而告成閣森如也軒豁如也亭暢如也進於喻  
筏幻如也而茅子與譚子亦記奇極矣夫復何言而余  
以後至僅有所窺閣雖小可束潭勝尤奇者微睇鍾山  
一抹而灌莽蒼然堂不堵不除直與筏接而相爲游衍  
若可汎而俱行亭僅供危坐牽垂柳而上筏以遲投書  
得一暢以繼其緒喻筏趾與水平行如蹋波無寸舡之  
防翻笑梅花檻之以檻吾觀也舍筏爲喻不越水而先  
登此寤園之所以稱勝也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樸園記

本集

韓 葵

樸園者孝感熊敬修先生別墅也在石城清涼山側中  
有修竹千竿老梅數十本風景幽僻林木蒨茂隱然邱  
壑也園後卽四望亭登高遠眺莫愁二水諸名勝如在  
几案閒卽江北諸山屏列如畫都彷彿望見焉去烏龍  
潭僅數武夏月荷香襲人蛙鼓喧闐可聽園之左右人  
家籬落蕭疏有武陵柴桑之致先生讀書論學其中扁  
其亭曰洗心曰尋孔顏樂處其齋曰藏密曰深造其室

曰潛窟曰學易學者多從之游時人比之武彝精舍云

重修顏魯公放生池菴碑記

石刻

陳大受

江甯城西有烏龍潭舊傳唐肅宗乾元二年顏魯公爲浙西節度使時奏置放生池於此後之人於潭側建菴祀公而仍以放生名蓋不沒公所以名池乃所以不沒公也明正統中闖人立靈應觀於山上至國朝康熙

二十二年道士居仙極盡沈歷年禁碑數畧入潭時孝感熊公以相國僑居白門率紳士言於制府于清端公罪居仙極而逐之潭故有二壩未幾大府又令以上壩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屬觀下壩屬菴由是兼弁之勢成而放生之事廢而不講矣且不惟是也潭之旁山嶺回互霖雨旣降水潦下注於潭賴其深廣以容弁潭者苟藉輸課之名而種芟植藕使日就淤填水至而無所歸則浸淫四出破屋壞垣邇來十年之閒居民三被其患則是害之大者乾隆八年邑之諸生以其事來聞余惟昔之人愛及於物而今無以庇吾民心竊愧焉乃屬邑令謀於其邑之人而復菴以祀魯公又爲改下壩潭課入於後湖之盈餘繼自今以往處不爭之地加以潛治游泳者有所歸汎濫

者有所止物若其性民安其居而常無戕賊擾害之者  
是誠魯公之所深慰者歟

重修清涼寺記

本集

方苞

先兄嘗言自明中葉儒者多潛遁於釋而釋者又爲相通之說以就之於是儒釋之道溷然而儒遁於釋者多倡狂妄行釋而慕乎儒者多溫雅可近余行天下每以陰辨儒釋而擇其可交者雍正二年請假歸葬卜兆未定不敢卽私室寓北山僧舍會黃山老僧中州率其徒來居清涼寺數與往還中州之來踰月而寺火惟存西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北隅小屋三四間嘗謂余曰造物者蓋以新之責老僧也俟其成公必記之及乾隆七年余歸里更往觀焉則盡復其故而煥然新中州博學工詩賦所至薦紳富商爭輳之故興之如此其易也其徒燭淵緯林嗣守之亦以文學爲學佛者倡每相見必舉前語索記又五年丙寅夏六月望後五日余疾作夜不能寐偶憶先兄語晨起而記之以釋諾責且以示學儒者慎毋隱遁於釋獨宜念其能篤信師說以興作艱重爲已任而卒以有成吾儕對之宜有愧色也其肇工落成之日月用材之凡

數樂輸者之姓名二僧自記之以列碑陰可矣

督學翠庭雷公附祭一拂祠記

石刻

方步溟

皇上御極十有六年辛未冬公承命視學江蘇三載

士咸烝然嚮風會社滿移視浙學繼蒙恩允終養越

五載庚辰沒於家金陵人士辱公知者咸謀春秋奉公

祀乃位於城東普利菴嗣乃僉議得清涼山一拂祠遷

焉公生平以崇正學黜異端爲已任浮屠舍非其好也

一拂先生暨三忠一教授六諸生大節凜然先後皆出

公鄉里神所馮依將在是矣於是同志者彙捐白金若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西

千歲生息供籩豆乃爲之記以示後公爲人溫厚易直而動必以禮蒞試諸郡勸學興行一本至誠而致行之每試事竣輒召諸生至座側備舉行身植志之方以相勸勉辭意懇款大抵皆其生平所得力聞者且感且奮此以歎公之相待者厚而相勸者遠也故旣沒士咸思其德不衰公世家閩服先是康熙庚子辛丑閒閩中鄭魚門先生校士吾鄉沐其教者越今四十餘年祀事勿替若公之不鄙棄吾多士而將進之於道也又可忘諸公受學蔡文勤公之門世稱篤行君子同人歲時拜奠

宇下幸佩遺教於無數爭自淬厲是則所以仰副大君子拳拳之至意而無忝於一日之知也夫茲特揭其崇祀之意於石至公出處大節應載史館不敢贅公諱鏞字貫一號翠庭雍正癸丑科進士官左副都御史福建甯化人

隨園記

本集 記凡有六  
茲載其經始一首

袁枚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曠樹之萩千畝桂千畦都人遊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甯園傾且頽弛其室爲酒肆輿臺壟叟禽鳥厭之不肖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直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墻翦闔易室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



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歆側也爲綴  
峯岫隨其翳鬱而曠也爲設宦窳或扶而起之或擠而  
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天闕者故仍  
名曰隨園同其音異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於此則月  
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  
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澹君移書史居隨園  
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  
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  
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六

奇可以見矣

遊故崇正書院記

石刻

姚鼐

江甯城西倚山因其勢作石頭城今古城盡變而石頭  
之一面不改也石頭城內清涼山巔有翠微亭南唐暑  
風亭址也亭下稍西有僧寺南唐所謂清涼寺也寺之  
左明戶部尙書耿定向爲御史督南畿學時建崇正書  
院於此迄張江陵柄國毀書院江甯諸生改爲祠以祀  
定向至其國朝祠亦頽敝矣今釋展西居之修飭其祠  
宇具完因建前後屋以奉佛居僧而俗猶因故名呼曰

崇正書院其前有竹軒窈然幽靜可以忘暑後依山作  
小室丈許啟窗西向則萬樹交翳樹隙大江橫帶明滅  
其閒爲登眺之勝余來江甯每徘徊翠微亭畔四望曠  
邈輒回憩其室展西亦喜客來具茗飲相對今年余與  
太倉金麓村錢塘葉心耕至者再矣展西欲余有記因  
書以遺後來遊者俾有考焉

餘霞閣記

本集

姚鼐

江甯城西四松菴僧彌朗居也菴後有山有軒南嚮本  
民居眾買其地歸於菴方葆巖尙書嘗邀余登之喜其

盇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崇敞而惜其荒穢也嘉慶十八年冬陶熙卿暨其從子  
子靜乃出財飭其敞壞種卉木治石磴作室爲陶氏讀  
書之所又於軒後爲閣三閒西嚮臨江盡收江南北之  
山於楹內觀於夕陽時尤宜俾余名之乃取謝朓詩語  
以表其美且著閣所由始焉

遊城北清涼山記

本集

洪亮吉

夫蒹葭盛則吟蟲集矣雲霞生則爨烟絕矣猶復紺宇  
斜出瞰臨流之舟青藤上緣接過嶺之樹於是縱睇幽  
遠悼歎今昔連山青而百里夕陽紅而萬狀草露炫目

天風振衣聲搖鵲巢影入雉堞蓋曾不半日而城北之  
勝已俱覽焉菴名隱仙樓則埽葉北登翠微之亭西汎  
莫愁之艇升阜陟岡遊禽輸其捷鳴榔鼓棹潛鱗訝其  
狂陰谷蔽日流螢已飛長林無風密葉自下金粟數樹  
與松花競香秋棠千株共玉蘂比潔泠泠瑟瑟涼生秋  
初寥寥蕭蕭境出塵表興盡而返途窮乃歸經黃公之  
酒壚亾友黃仲則寓瓦棺寺最久指徐君之墓樹謂袁大令子才即墓清涼山下歡  
踪方延哀緒忽振蓋數君者靈爽尙接笑言如生而墳  
土已三尺矣旣傷曩遊復念逝者同行孫君星衍汪君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六

爲霖陶君渙悅亦並有懷舊之感相與彈琴賦詩蕩此  
哀鬱迨至白日入地紅鐙燭天始復聯騎以前接坊而  
過臻於快園復預雅集亦庶幾曩哲投轄之旨古人秉  
燭之義焉是日也孫君等各賦詩而亮吉爲之記

陶桓公像贊

有序 本集

陶樹

公諱侃字士行鄱陽人徙家尋陽漢高帝功臣開封侯  
舍之後也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湛氏公幼稟慈訓起家  
縱陽令仕至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  
甯八州諸軍事封長沙郡公諡曰桓追贈大司馬公性

宏毅孤根特立有綱維四方之志值晉南渡埽除亂孽  
再造王室忠義之氣橫秋霜而貫白日史言公勤於吏  
職聞外事千頭萬緒綜理細密筆翰如飛門無停客嘗  
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又曰  
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衣冠  
攝其威儀何有蓬頭養望自謂宏達耶家傳載公好學  
善談論尤明詩易御覽復引別傳言公釐明詩書春秋  
足徵公志在聖賢嚴斯道之防且有功經學不徒勳高  
八代爲有晉第一純臣也石頭城爲公摧蘇峻之所遺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九

烈在人茲於其前博山之陽關書舍肖公祀之用志景  
仰因以惜陰之義爲多士有志于學者助像成敢爲之  
贊曰

於鑠桓公緒衍濟陽八州作督七族重光身鎮地軸手  
扶天綱投袂而起大義勤王千里肅清遂奠苞桑長沙  
開國像繪武昌嫉時清談力闢老莊習勞戒逸百箴是  
將竹頭木屑布置精詳擣蒲博具投之汪洋語其忠順  
希跡孔明意存法外功在旂常每懷古哲莊語曰彊尺  
璧非寶百鍊彌剛鬼鬼石城遺烈在望樹之精舍惜陰

是名斯聖賢之徒歟邈山高而水長

金陵印心石屋圖說

同上此進御文也

陶澍

謹案金陵城西清涼山前突起山阜曰博山岡巒秀特羣山環繞台城案其前牛首山獻花巖峙其南三山二水繚其西蔣山青龍山障其東石頭城雞籠山雨花臺與青溪秦淮諸水前後盤互映帶儼如圖畫茲構屋博山之陽勒石恭奉宸翰龍光煥奕遠望天印山卽方山在數十里外蒼翠欲浮如卿雲之拱日焉

登埽葉樓記

本集

管同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辛

自余歸江甯愛其山川奇勝閒嘗與客登石頭歷鍾阜汎舟於後湖南極芙蓉天闕諸峯而北攀燕子磯以俯觀江流之猛壯以爲江甯奇勝盡於是矣或有邀余登覽者輒厭倦思舍是而他遊而四望有埽葉樓去吾家不一里乃未始一至焉辛酉秋金壇王中子訪余於家語及因相攜以往是樓起於層山之巔土石秀潔而旁多大樹山風西來落木齊下堆黃疊青艷若綺繡及其上登則近接城市遠挹江嶼烟村雲舍沙鳥風帆幽曠環奇畢呈於几席雖嚮之所謂奇勝何以加此凡人之

情驚遠而遺近蓋遠則其至必難視之先重雖無得而不暇知矣近則其至必易視之先輕雖有得而亦不暇知矣余之見每自謂差遠流俗顧不知奇境卽在半里外至厭倦思欲遠遊則其生平行事之類乎是者可勝計哉雖然得王君而余不終誤矣此古人之所以貴益友歟

餘霞閣記

同上

管同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池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益山益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益山與四松各擅一美而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矣凡人於事大

抵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不欲己之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觀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蓋山餘霞閣記

本集

梅曾亮

江甯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蓋山吾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高下以爲屋而閣於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江自南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烟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撓之左引右挹緜緜緜緜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眾景畢現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掘渠而導之者也故善爲文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烟景焉一默存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於斯閣亦

有當焉遂書以爲之記

陶谷記

同上

梅曾亮

陶谷當郡城之西北隅山平地幽林壑深美傳以爲陶  
隱居之所居也舊有陳氏宅吾友張子澄齋得而營之  
廓其舊凡燕寢之安觴詠之適亭沼花木之玩莫不咸  
備而日奉太夫人往遊其閒以書告曾亮曰吾營是以  
樂吾親子其爲我記之昔仲長統以爲得良田廣宅背  
山臨水親有兼膳之奉不羨入帝王之門夫必如是而  
不仕宦微統也誰不樂此者及觀潘岳閒居賦其居處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供養畧如統所云矣卒不能保身養親以全其志然則  
統之樂未可以爲易也夫古人有仕三釜而心樂者以  
爲非是無以養吾親不以是爲榮其親也國人稱願然  
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矣其榮也在德成名立而  
己不係乎仕不仕也惟韓子稱歐陽詹以志養謂在側  
而其親無離憂不如離憂而其志樂則未知爲父母  
者其心果同出於是歟抑探其子之志不爲是言而不  
得者歟吾於是知韓子之言未盡也今澄齋之才風雅  
明決足以任世事使守缺京師當久得官願以親故棄



不取而徜徉於茲夫士有終身不去親側者迫於境也  
能仕宦而不以易其親此義亾也久矣故樂爲言之以  
廣其義且以幸仲長子之所志者於吾友而親見之也

盃山種花樹記本

集

馬沅

盃山小園舊以梅著名歲久荒圯嘉慶癸酉余友陶君  
子靜招余讀書其中宿莽具翦芳華載馨相厥土宜雜  
蒔他樹遂乃繚垣以竹界道以闌闌左老梅映帶叢桂  
中間高柳扶疏其陰薈薇珠藤匝籬綠壁來禽若榴縱  
橫數步其右多石少土不容大樹畧補疏梅悉種垂柳

盃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四

春烟甫生庭戶如隱秋風旣流澄江隔葉柳外高閣西  
南其戶閣後小屋環以叢蕉綠陰蔽空盛暑不入六月  
息羽此爲樂園前有草堂挾其兩腋掖以芍藥又有雙  
柳拂垣而出垂於堂角柳中天桃朱綠相倚上臨高臺  
下蔭修竹占地半弓陰晴萬態嗟乎世之豪子弄金玉  
玩羅綺縱涉情於卉木只溺志于凡艷安能移家林之  
蔽芾就空山之癯瘠今陶子分梅餘壤植柳特多其他  
花樹但作點綴意將卽處士之孤山爲先生之三徑耶  
若陶子者可謂能繼其宗風而保其秀世者矣余故樂

爲記之

益山讌遊詩序

同上

馬沅

入歲半月餘寒拗花積晦忽霽芳春始來陶子昆季招遊西城酒人八九步自城上晴陽送暖和風動衣春草欲生凍泥若絮倚堞外望豁然殊眎大江東去落我衣帶盈盈莫愁裊立屏嶂西越麗譙轉而南指長干寶塔當面飛臺石城西下乃登益山種梅百樹歸春一園萼綠臙仙與子舊侶小草不還相視而笑餘霞高閣窗開四面西南瞰江乃在屋角東北攬勝離離馬目登眺旣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倦列坐清讌山膚之和冒以早韭雙餅之醞酌以深杯前載下酒旁及百氏高談娛心樂說舊事陳暄口矢加以嚴罰滄于心醉益得盡懽觥籌旣交倏焉移晷檻外忽喧僕從驚視夕陽欲下長江鱗鱗化爲燭龍飛上樹杪濯濯魚尾殘霞半空斯閣得名相眎益信因與分體各紀勝情歸扶殘醉並爲之序觀縷顛末以待後遊時嘉慶乙亥年正月望後一日同遊者爲吳君達夫佑之述之陶君珠泉星垣子愚劉君琴齋何君古愚張君曉溟與余及山僧松亭凡十一人

惜陰書舍記

桑泊文鈔

楊大培

夫騰尋章摘句之啁才士希逢樸學鄙弄月吟風之習  
小儒滋歎高文坐井徒觀刻舟已陋粵若藝文志漢首  
重六經科目沿唐兼通三史摘文報國宗八代而胡衰  
作賦登高媿九能而並美是以湖州詳教業之齋雞籠  
列文學之館有儲材之地講習彌精有宏教之人奮興  
逾廣髦士可烝流風未艾已維宮保雲汀陶公駐節江  
南八載大雅望崇下士景附金陵設有鍾山尊經兩書  
院旣依旌戟咸荷甄陶廣厲學宮之路香采藻芹別營

盩山志

卷七

藝文上

美

精舍之居英逸翹秀蓋有感於其先人晉長沙桓公大  
禹惜寸陰吾儕當惜分陰之言特卜博山之陽肖桓公  
而祠之卽於其下置館舍扁其楹曰惜陰擇兩院之橫  
經枉入騶而督課藏書萬卷胥供祭獮之資游藝三餘  
不負隙駒之影述祖德勛士林也夫士先立志人各有  
能裨曩異宜曾爲言屈沈駘肇祀胙服僑賢毛公傳詩  
不兼蚪簡商瞿受易蔑贊麟編經窮賈服鳳樓之作黜  
聞藻耀鄒枚虎觀之談未與高密大師雖克賅通六藝  
漢家博士何妨分職諸經爾乃盡除門戶各紹淵源昕

鼓專家足擁侍中之席良箋麗製亦奪殿上之袍但能  
匡鼎解頤豈必霍王無短此其可紀者一也淳化開科  
首創糊名之制祥符取士特增謄錄之條固峻關防頗  
傷宏獎兼以鎖廳一院刻燭三條倚馬才雄八韻之鏗  
鏘易致雕龍錦艷一篇之警策難求夫暮詩朝賦或蛇  
蚓之雜陳校疾馬遲詎雲龍之參台摘辭無懦擊鉢何  
工茲則五日爲期快不爭夫先覩百城坐擁奇任肆乎  
旁搜本無通榜之嫌詎尙揮毫之捷成同麟角貴等鵝  
肪此其可紀者二也師資道藐古學風微刊削孝經束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之高閣更張大學竄夫曲臺讀闕里之寶書譏同朝報  
購航頭之廣鼎編入皇墳六典分官太常疑其僞作四  
始廢序漁仲扇其狂言斥象數爲支離河洛師道家之  
秘議禘郊而臆決禋歆宗聖證之言逸緯盡焚罔究微  
言於先聖游談競逞別標佳傳於史官登斯堂也志於  
道焉合尼山之瑁席幾無謬驪黃揚學海之颿不至但  
求青紫悟因陋就簡之非除虐古榮今之謬北海宗風  
禮堂寫定南車軌迹道域安行此其可紀者三也且夫  
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儒

生味此識者愧諸儻體立館育材之意講通經足用之方則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載禹貢以行河莫川免爲魚之歎法壺涿以除害焚石奏歐繩之功魯論半部趙普卒致昇平義畫六爻京房豫消災異不僅雍宮未建詔曹褒以定儀大學將成命宋登而持節已誦詩達政學道愛人敏求此日仁望他年民之福也公之賜也此其可紀者四也某勵帖括於槐黃惟遵甲令嗜編摩於竹素坐耗丁年屬當蘭芷聯升幸與李桃駢植文占豹變仰君子之光儀識等蠡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探愧通人之鄙事爰述庚言敬臚申命先民有作常希運箴之勤多士思皇畧擬題名之記

重建江甯小九華碑石

刻

辭時雨

江甯城西清涼山之巔有小九華卽古之雲巢菴也中祀地藏歲七月士女之所賽者絡繹如雲乾隆中菴燬於火僧展西復之曰江光一綫閣曰崇正書院並窈然幽靜爲焚修登眺之勝桐城姚氏鼐嘗遊而記之咸豐癸丑復燬於兵左城右平蕩然無一存者往時僧徒亦凋喪畧盡同治乙丑僧可曾歸棲息榛莽盡焉傷之而

力不足自拓初江甯汪漁村先生學行醅至不表襮於  
時教授里閭所裁就甚眾癸丑之難一門殉焉所居三  
楹尙存其弟城乃舍之可曾以祀地藏兼奉先生粟主  
其中所以締勝因妥貞魄也比年以來可曾竺志規畫  
踵事彌厲闢其中三楹爲地藏殿規其左右共五楹拓  
其前四楹爲靈官殿庖福之屬皆具城之首焉翼贊與  
可曾之汲汲不倦以底於茲可不謂難乎余來江甯所  
居在清涼山麓春秋致佳時契禪悅爰因可曾之請而  
記之如此汪先生名星垣漁村其字也江甯諸生系曰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无

薄叢霄兮來下拜奮丁兮滌戶蘭以浴兮芭以舞月在  
相兮始秋鏡吹發兮絃匏流烟烟煜煜兮香薰修無滲  
兮無黷紛百里兮降之福旱穰而澍兮潦禴而縹邈不  
見兮國殤排閭闔兮叫大荒雲馮馮兮曜靈不光玉螭  
兮翠蕤采芳杜兮繁所思盍歸來兮山巔與水涯

顏魯公祠記

石刻 此見汪梅村先生集署  
名仍石刻從金石例也他放此

涂宗瀛

晉元帝南渡琅邪國人隨而過江者於江乘立琅邪城  
以居之設內史以治之齊永明中西移其城於白下顏

氏其一也故西平靖侯顏含墓在靖安靖安去白下近  
其十三世孫唐魯公真卿書其銘梁運旣訖之推始仕  
北齊故魯公仕唐得爲昇州刺史公清德忠節照耀惇  
史所莅愚夫村婦咸敬仰之此祠所謂公放生池也面  
石頭城俯烏龍潭波光嵐翠境幽以寂余偶過此見老  
松二株尙存而偃蹇屋下仍挺歲寒之節因加葺治以  
爲公祠夫琅邪名族惟顏與王王氏至齊梁以後鮮有  
達者顏氏則有公以爲後勁豈非文采風流有時而湮  
沒而孝友忠貞之澤愈久而益芳如公者殆歷久而彌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章者歟

汪文毅公祠記

石刻

涂宗瀛

公諱偉字叔度休甯人僑居江甯崇禎初進士知慈溪  
縣有惠政行取擢檢討充東宮講官與繼室耿氏同殉  
甲申三月之難子觀受觀書塾公於射烏山石佛菴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十月賜諡與祠並賚祀田七十  
畝乃建祠於治城之西其後遷於龍蟠里今惜陰書舍  
之北北疑西爲屋若干楹粵寇之亂公私灰燼斯祠尙  
存余因葺而新之然公子姓無存祀田無所稽夫國

家褒揚忠烈恩至深厚較諸封墓式閭殆有加焉否泰之交斯祠巍然獨存固所以厲爲臣之節抑亦以是彰聖恩之優渥也歟

金陵新建曾文正公祠堂碑銘

石刻

張樹聲

同治十一年春二月戊午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兩江總督部堂曾公薨於位遺疏上聞天子震悼加贈太傅予諡文正節終之典備極優隆並詔下公本籍及凡立功地方各建專祠以彰忠蓋而蘇撫何公璟奉命繼公權督兩江爰率江甯布政使梅君啟照等

盩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卜地於盩山之麓鳩工創築磬鼓弗勝翼翼巖巖宏規大起董其役者候補道桂君嵩慶也是年冬樹聲復以督視漕儲繼何公後權督兩江莅金陵時祠工甫畢獲瞻新構展拜堂下自念壯歲從戎依公也久受知於公也深故知公也亦深雖蹇陋無文不敢不記其事以荅邦人之請而公之勳績彪著於國史方畧不勝書亦不待書茲最其功在金陵者言之公自受

先皇特達之知由詞臣游躋卿貳及以憂回籍值粵氛竄犯楚南奉詔統鄉兵提挈昆弟義均勞苦累千百



戰援勦四出建瓴而東湘軍雄名已赫然冠南服咸豐十年公始領兩江節鉞未及五稔遂恢復三吳削平大難同治四年移節北征踰年還治所七年移督畿輔九年又移督兩江十二年中三莅江南爲尹文端公以後所未有蓋兩江四履之地爲鯨鯢所窟宅獫狁所吞噬者久矣而公指揮奠定悉舉而還之國家跡其成功則撫綏瘡痍勞來安集開物成務宣德達情其勛屬吏也如嚴師其恤士民也如慈母其戡部曲而兼威惠也又若賢父兄廢墜之政靡不舉也煩苛之法靡不蠲也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憂傷憔悴之氣靡不感於和平也偉矣哉公之戎勳滿天下惟金陵之收復爲獨難公之學術貫羣流惟金陵之敷教爲最久而金陵山水公尤樂之其於視師豫東保釐三輔每憶昔遊形諸篇詠舊時賓從猶能言焉然則斯祠之建固以副天子軫念勳舊之意而金陵之地又爲公靈爽所式馮春秋佳日來格來享庶公有以福我烝黎歟樹聲旣美營建之速因羸述公之有造於金陵者以貽邦人復爲詩歌刻於麗牲之碑其詞曰

天篤哲人於湘之澣識度魁闓經文緯武方召桓桓光

輔中興廓清長江乃龕金陵匪矜雄畧實綜政道闔澤  
四周如風偃草 帝昇良弼出鎮同翔暫違槐鼎惠爾  
南方巫陽下招奪公何速相春停聲市衢騰哭新祠式  
煥崇德報功枕山揖城繚垣如虹歲祀薦馨椒漿桂酒  
伐鼓傳芭物惟其有江流其下公靈在天靈無不之昭  
格几筵二水三山民康而懌神絃侑歌銘此貞石

金陵曾文正公祠修葺記

石刻

張裕釗

同治十一年春曾文正公薨

詔天下凡公嘗所立功

行省皆建祠祀之而公之功於金陵尤最又先後三莅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金陵其施澤彌深且久於是建祠於城西之龍蟠里既  
成補用副將兩江補用督標左營遊擊王君廷貴者故  
曾文正公所拔識裕釗嘗以文祝其五十壽曰王覲臣  
副戎者也懼歲久祠圯壞乃謀諸往日門生故吏舊部  
將校醵金錢購室屋收其僦直以爲修葺之資數年王  
君卒記名提督督標中軍副將譚君碧理繼經營其事  
於是屬裕釗爲之記且告將刊之貞石以垂無窮裕釗  
惟文正公之澤在天下結於人人之心而金陵人尤謳  
思至今弗衰雖愚夫孺子莫不感激垂涕顧或賴文正

公之力致身通顯安富尊榮至乃孤恩負德文正公旣  
殂而遂倍之嗚呼彼獨非人心者歟王君一武人非有  
所希幸而拳拳若是譚君又益繼之如彼等者聞之宜  
少愧已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夫召伯之  
德誠遠矣蔽芾之詩人豈不亦忠厚矣乎裕釗故嘉兩  
君之義樂爲推論其事並取釀集金錢人名氏與所購  
置室屋收取餽直之最具刻於石俾來者加之意焉

金陵諸葛武侯祠迎神送神詞

并序 石刻

韓弼元

盩山志

卷七 藝文上

誥

全椒僻慰農同年主金陵尊經書院講席築廬於龍蟠  
里之烏龍潭側潭前有小山翼然詢之故老曰駐馬坡  
也相傳漢諸葛丞相昔曾駐馬故名君慨然曰以侯之  
精忠浩氣有遺蹟於此而春秋享祀闕如其何以昭忠  
孝余忝教此邦之士知而不爲可乎因鳩工庀材百堵  
皆作或疑侯之來建業於傳紀無徵雖奉昭烈命曾乞  
師於吳其過此與否亦事之或然或不然者也奚必祀  
焉余謂侯之功在蜀固家尸而戶祝之矣而其輔幼主  
以伸大義於天下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所以維

持天下萬世之人心於不敝者其德教所及豈止蜀一方一時而已哉侯之神無所不在侯之祀卽無地不宜固不必其果駐馬於此而後可祀也君此舉於禮當矣爰作臥龍歌貽君爲迎神送神之曲以相祀事其詞曰  
臥龍蟄兮天地閉風怒號兮日月翳嚴寒中人顏色悴  
臥龍躍兮陰霾開沛大澤兮淡羣災熙熙萬家登春臺  
酌桂椒兮奠薜荔潔牲牢兮焚藺蕙敷衽陳詞企侯至  
侯之來兮風雲旗前風伯兮後雨師聲靈赫濯鞭霆雷  
侯不處兮我心戚歎蹄縱橫交鳥跡救世需才誰禹稷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祝申甫兮降嵩山佐 聖明兮除凶頑龍可起矣毋泥  
蟠

駐馬坡新建諸葛祠記石

汪士鏗

駐馬坡在今石城門內面淮之陽北負元武東戴鍾山西俯石頭卽諸葛公語吳主龍虎地也蓋公於建安十五年謁吳主於柴桑其明年從先主聯姻於京偕吳主論都戾止遷嶽中一歲遂徙治之屏蔽六郡五十九年江表康父得地利也光緒七年秋全椒薛先生慰農暨合肥劉都督省三張都督又堂瞻言故蹟俯仰增慨因

卽舊靈應觀址架屋數楹以祀公

石刻公作先生當係  
譌誤據上文易之

而請余記以詩余惟古大賢有百世之量熟察六合之  
形而默識彼已之才又甚審有所建議非縱橫鋪張比  
也因推曩時之勢而詩之曰

川原不改今昔殊時丹陽吳會長沙所基翼翼秣陵介  
江淮澗維藩列郡克開百爲吳魏力爭廬江邊幅柵江  
彼屯東興此築建業引後大車之轆斗招星辰手於頭  
目長安浮渭洛陽帶河馳道如砥岷流層波鶴膝犀渠  
練組船戈勃澥旁達庸蜀西和爭利中原上遜夏首方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美

軌青徐下謝京口兩雄並世勇攻智守霸王綢繆孫子  
悠久樊口僻左不稱邦巖離岸湫隘不容閭闔策茲疆  
場施合於肥狼燧宵息虎旅朝歸心口締構主賓咨度  
雲蟠蜿蠃石峙岬崿陋彼許鄴規撫伊洛允宅皇圖爰  
建城郭背林負藪襟岡帶湖百二秦齊四三嶽塗文任  
張魯武奮蒙瑜舳艫朋翥琛球鳧趨大賢謀國無人無  
己目視五嶠心營萬里羽揮雖邈像設在几刊茲貞珉  
昭信惇史

辭廬記

本集

汪士鐸

舊史云白文公愛廬山雲木泉石因立草堂新書亦言其在東都立精舍而贊之以完節自高真知言哉辭慰農先生以名進士官兩浙引疾歸主講吾郡尊經惜陰兩書院郡人愛而敬之不能舍先生乃自構數椽於烏龍潭側以常羊其閒嵐影波馨淡人塵慮不減石樓八節灘也吾謂先生甄才愛士不啻口出使處機軸必有不待族而澤被天下者顧僅如白公之自放於香山林壑也此足爲天下惜者矣

辟廬第二記

同上

汪士鐸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夫金精嘯谷林風自生鳴琴在御商絃載響氣類之感理不能喻桑根先生才擅金閨遇同玉几洪鑪點雪陰陽之炭乃靈廣庭坐風杞梓之材擢秀昔遊浙水今住秣陵講堂一開簷笈四集白駒茁藿維繫殷拳爰宅清涼小築數堵先生睽之以爲講舍昔西山建南軒之院進德仰草廬之教皆從後日上契前賢已爲高密任城諸大師所未得今茲之堂出於並世知先生沆瀣之合妙於天機也吾友秦君伯虞甘君建侯顧君子鵬實董斯役因爲記之

金陵小西湖薛廬記

譚獻

古者友教四方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而田子方段干木受業子夏之倫爲王者師何彬彬歟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記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扶植人倫曾益學術也哉以此全椒薛先生家世儒者教授鄉里先生策名筮仕爲劇邑令爲大都守進筦糧儲孳孳爲政宜無暇日與逢掖之士從容講席然而几席閒往往攝衽說履請益者且盈難進易退宦成且隱矣蓋嘗設教於杭州西湖之上浙江東西簪弟子籍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庚

數百人去思之頌亦旣盈耳而羣弟子以先生客也乃結屋湖濱表遊息之跡氏之薛廬先生大布之衣叩竹之杖徜徉其間士之以名節自許誠義欲用於世者奉先生如古經生家法焉獻惟先生晚歲寄意丹青有滌山村學淮水秋風之圖迄於解組則宦情夙淡道味深長不獨先生懷鄉有浩然之志抑亦後起之秀良聞先生之風而欲親炙之者淮流鍾阜與南譙雲物相望百里如何其不斐然而受裁也同治八年先生去杭州設教於石城山下未知先生少壯時攝衽說履受業家塾

者猶有其人乎而淮流鍾阜開東帶自修以名節自許  
誠義欲用於世箸弟子籍者又數百人矣遂巡十年嚮  
學者益眾有德有造盛於浙江東西先生大年六十有  
三東南老師無踰先生羣弟子以先生少長是也乃結  
屋小西湖表游息之跡氏之辟廬先生大布之衣邛竹  
之杖徜徉其閒而加樂焉以土風之近鄉而釣游之所  
習也當此之時獻方爲全椒令江南人士與獻既同名  
一師弟子如古經生家法相識也相聞也於是千里而  
外遙遙兩辟廬潤色山川增成故實獻皆得觀厥成抑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亦樂先生之樂歟抑觀石城山下有袁枚大令隨園大  
令杭人流寓是邦去鄉千里園林觴詠如前日事以視  
播大易之教思廣執禮之師道子方段干之賢函丈授  
受澹臺西河之風在人未墜山林終老而故國故都之  
思朝夕如不出鄉又豈前賢之所逮及者哉

金陵小西湖辟廬記

袁 昶

桑根先生有惠政於杭旣解郡符去杭之日士民歌詠  
不忘卜築湖上榜曰辟廬以志去思所謂以水漑石猶  
可泐以水漑民不可泐者也晚主秣陵講院者歲一周



矣乃發興霞表軌情飛遯遂命畚鍤縛竹數椽門下諸君助成之既落之朝名從主人仍而不改杭人之不忘公知公亦不能忘情於杭也客或言先生懷哀昭曠有彌綸世變之志汔温温無所試顧追跡求履而有類於荆公爭墩故事者何哉蒙應之曰嘻不然先生直寄焉以諷世焉耳古之仕者病在有己今之仕者病在無己飽食安坐行呼嗶於內庭外衢人之視官若傳舍而置民生利病若秦肥而視越瘠其於學也求視撮囊之一饜而不入其藩棹剽而去之是微特忘國與民殆并忘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早

其身矣豐屋蔀家養形而喪其神何可長也古之金石刻詞鼎乙癸而尊辛丁篆鏤姓名其文曰某官某作子孫永寶豈古人不達而今人轉能達觀哉抑古篤實有恆而今浮僞無恆心也郁離子曰瓠里子使越而歸舟艦林立覓官船不得或告之曰子視敝篷折柁壞檣者是官船也瓠里子於是喟然仰天歎曰今天下以民爲官民矣宜乎愛之者少也善治民者以民之利病爲己之利病君子之廬小人之輿斯屋雖小可以喻大知是可與語先生之微指矣烏龍潭舊名小西湖魏默深周

保緒湯貞愍之所嘗游焉息焉四海秋斯廬春奇士不作肺肝輪囷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若雌雄杭穎者之流連光景與往迹而俱陳哉疑若可以歎傲寬閒之野徜徉寂寞之濱難老而復丁頤神而永年矣

金陵辟廬記

劉壽曾

昔白香山年四十四爲江州司馬築草堂於香鑪峯下居草堂未二年卽守忠州未幾內召其憶廬山舊隱詩所謂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者也年五十一出守杭州又二年分司東都卜宅履道里其明年守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聖

蘇州又二年內召至太和二年五十七再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定居履道里賦池上詩自是居洛中不復出然尙以分司守河南尹者二年其致仕之年實六十一也吾師桑根先生以名進士官兩浙年四十六由邑令擢知杭州早於香山守杭者五年方知杭州時嘗攝糧儲道代行承宣提刑兩司事矣而先生若以守杭爲可樂海內知先生者亦以先生居香山之官有香山之政事爲可樂也先生年四十八卽移疾去官又早於香山居洛者五年旣去官主講杭之崇文書院士民德先

生者爲營僻廬於西湖鳳林寺海內望先生復出者曰  
此其香山之香鑪草堂乎東南疆吏疏薦相望先生竟  
不肯出以講席居杭州者三年以有鄉關之思飄然東  
歸領江甯尊經書院海內始曉然於先生退休之志擬  
諸香山之定居履道時也先生居江甯者又十年喜其  
風土築屋於益山門弟子更贖錢助役如杭州鳳林寺  
故事亦顏曰僻廬亭館清曠花樹繁殖先生顧而樂之  
謂壽曾曰此卽吾之池上矣壽曾辟席而對曰論香山  
者莫善於葉少蘊之言其言曰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聖

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  
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者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  
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少蘊此言  
爲香山再居洛而發也先生政事文章比於香山海內  
能知之其宦遊十年與世相收而不爲世所汨屈伸語  
默之道善師香山以早退成其志節則海內未必盡知  
之先生試僂數去官以後其嘗共軍事吏事者能先生  
之能徜徉山澤超舉物外以樂有此廬也有幾人哉此

香山所致慨於太和開成會昌之際者也先生其益強  
飢頤神導和康娛安樂辟廬之中篇什觴酌之盛將軼  
履道而過之壽曾猶樂記其事焉先生曰吾曷敢望香  
山然子論吾之出處也殆知言乎命記其言於壁

金陵辟廬圖記

王廷訓

桑根師以甲科服官兩浙車轍所至頌聲翕然同治初  
守杭州時喪亂初平戶口凋敝師首舉恤農之政不數  
年瘡痍盡復閭里晏然杭人德之頌之如白蘇焉省城  
舊有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分屬一院兩司其詒經精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學

舍專課經古亂後均未規復師創建東城講舍而自課  
之朔課規制一如三書院望課則雜試古學以代詒經  
精舍嗣各書院全建則以東城屬諸府縣案月分課由  
是士風蒸蒸口上師行政不務爲名高而寬仁勤敏吏  
民折服數載之間境內大治左相時撫浙亟稱之使權  
糧儲道篆蓋將上其賢能期以大用也左相旋移節閩  
疆而師遂援病乞退時崇文虛講席繼撫馬端敏公聘  
主之崇文故在西湖之麓波光巒影繚匝垣宇先是明  
巡鹽御史蔣公課士其地遇發題之日命舟十數置茶

鼎酒鐻其中與諸生分居之輕篙軟槳往來於六橋三竺之間既暮則鳴鉦數聲各納課卷師仿行之謂之湖舫會課一時東南俊秀半列門牆先後掇科第者不下數十輩門下士感念師教相與築廬湖上命曰僻廬流水當門梅花繞屋師或策杖過之以爲不減香雪海也居二年移席江甯主講尊經惜陰兩書院愛士之篤無異於浙今年夏在院諸君以師念西湖不忘遂各醵金築廬於烏龍潭而浙之及門宦於江南北者如錢君伯聲沈君芸閣譚君仲修陸君春江錢君怡甫晉甫暨廷

盜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四

訓等亦各爲一簣之助潭本稱小西湖同人築廬於斯蓋欲師之居江一如居浙耳落成之日會師六十三生辰一時造廬而稱觥者數十百人論者謂隨園先生負海內重名享山林清福巨公名卿願納贄以交者或踵相接而門下之盛則不能及也廷訓受知最深追隨最久浙之僻廬不獲分其勞江之僻廬猶幸與其盛故忻然繪圖如左復識其由來云

僻舫記

許景澄

夫神仙望峻乃傳李膺之舟虹月輝騰羣識米家之舫

單船上計孝廉可呼輕舸移家鳴夷是號風流所被芳  
稱以章沉復逍遙詩窟管領名山謝墩莫爭賀湖蚤乞  
煙籠寒水續秦淮載酒之遊句問青天指牛渚挂帆之  
路斯尤足使青翰增華木蘭溢馥者也吾師慰農先生  
作楫材高迴帆志迅曩在西湖退主講席杭之人士別  
製舳艫爲供游汎命名取類言從主人固猶折巾共慕  
遂定林宗之稱疆石可珍卽有到公之目迨平冷泉祖  
筵難留玉局鍾山開館爭逐次宗方營灑上之堂還念  
剡川之棹蓋其地前啟精舍後俯澄潭水環似規隄界

盍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巽

如帶必假弭節乃挹明瑟於是張芑堂觀察相貽檀槩  
重理荃橈風景不殊桂子荷花之夢畫圖難足筆筒茶  
竈之裝每當客座酒闌水檻風定吟嘯偶倦繼以鶻聲  
鷗鷺漸狎時與共載好山對面推篷而可攀疏柳兩行  
隨泊而得蔭誠落落乎張融之牽船志和之汎宅焉景  
澄以舊部之篠驂與後堂之絲竹猶憶三潭之曲六橋  
之旁曾上雕航獲陪談讌比來白下復覩舫成容與中  
流昔遊若接煙波無恙願操越楫而歌姓氏可傳當與  
孟亭並壽

美樹軒記

左宗棠

張魯生星使自日本歸寄我美利加國蔬樹各種子有樹種名明石屋樹者才盈咫耳余以貽慰農山長山長種之龍蟠里僻廬未期年而已壯如兒臂高出檐上矣因顏其樹旁小齋曰美樹軒索余作榜書並誌之余維樹木樹人同一理也廣廈未啟先儲眾材有度之山林者有取之異地者惟其材之適於用而用之彼此奚擇焉海上兵事起泰西諸國乘吾守禦未設羣起侮之然彼以火輪車船鎗礮相耀而已款議成且取所有機器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巽

市於我無靳也未幾而中國仿造益精彼固無所挾以傲我且羨中土之人敏慧勝於西過此以往人其人物其物其於古者立賢無方楚材晉用之說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曰師其長以制之是矣一慚之忍爲數百年之安計亦良得孰如淺見自封也余於僻廬之植美樹竊有感焉慰農果勤灌溉廣求其種類令更蕃滋長大異時用其材爲廣廈人稱僻廬用美樹而斷不能指僻廬之爲美屋也斷可知矣世之論學者盍鑒諸是

爲記

重濬烏龍潭記

秦際唐

歷西州門而北岡巒環抱樹木蒼蔚秋烟帶野彷彿雲林畫意石頭清涼小倉諸峰透池蜿蜒爭幽競秀當春夏之交急雨驟至泉聲錚錚然若琴筑之相答由龍蟠里緣堞下之溝以達於外濠而烏龍一潭實眾流滙歸儲蓄之所昔晉時有烏龍見故名唐顏魯公建放生池於此旁有祠祀魯公亦曰放生其地遠抗高峯清流映帶園林之勝後先相望歲久年湮益以兵燹欲訪幽人履綦之所杳不可得而潭爲菱葑所積泥平於掌近潭

盍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學

之山有流民藪雜穀雨後沙土雜下一衣帶不足容居民始有潦患矣吾師桑根夫子戊辰夏移席尊經館惜陰書院距烏龍潭咫尺樂其幽靚小築數椽門下士仿杭州辟廬例建永今堂爲師憩息地顧潭益汙穢不治達衢間積潦益甚適朱春山都督所部分屯清涼山師力言之都督慨然自任刻期集壯士三千人畚鍤雲集凡十五日而竣於兩隄徧栽楊柳渠道平行路相賀新甯尙書劉公又爲師建宛在亭於潭中央凌空翼然吐納萬景潭之後爲盍山前爲虵山山舊有靈應觀



觀之右有地平坦大可數畝相傳爲諸葛駐馬坡師又  
建諸葛祠以僧住持之資潭魚爲活今太守鄞縣趙公  
刊碑於祠之石紀開濬創建始末且申流民墾山之禁  
於是城以西無水患吾師曩駐西湖與廢舉墜膏澤灌  
溉大興農田之利人擬之白蘇今挂冠歸藉祠祿自贍  
宜不得他有所設施矣然自師主講席大府夙重治行  
每就詢民疾苦師亦盡言無隱烏龍潭之役其一事也  
朱都督壽州人名淮森治軍有紀律郡人稱之今爲江  
西南贛鎮總兵

益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哭

陶靖節先生附祀武侯祠記

陳作霖

夫天地不朽節義以名賢豪所經山川增重由來尙已  
至於管晏合傳生非一時夷惠並聖感同百世則又泯  
履綦之異證心性之同焉靖節先生以長沙之曾孫遭  
金行之否運巍巍閎閎無殊琅邪故家擾擾風塵何異  
桓靈末造屬在隆安之季始遊建業之都斯時也上遊  
靈寶久懷逆卓之心草澤寄奴未起阿瞞之義武陵王  
遵班崇叔父營領鎮軍玉牒承華親賢望重周廬作率  
宿衛勳高先生適以英年首膺徵辟藩邸應聘參軍莅

官束帛邱園雖非三顧之亟袴褶幕府已備一命之榮  
使王而扶危定傾夷凶戡亂乘攝萬幾之重任立左將  
軍之殊功經畧荆襄盤龍之隙不作指揮梁益黃虎之  
敗無聞先生帷幄從容巾鞞瀟灑匡扶帝胄光啟中興  
豈不洽魚水之歡結雲龍之契而乃孱王承制大柄假  
人逆知鼎祚之終微無復宗英之可輔不過感士閒情  
思君故當義熙之初元復向秣陵而行役覽山川之如  
昔傷人事之日非寄慨壑舟勵操霜柏索靖銅駝之歎  
荆棘荒涼張掖石馬之文波濤滅沒若彼樓桑布蔭火  
蓋山志

卷七

藝文上

吳

宜之宜者也嗟嗟志抗羲皇目無曹董淵臥龍而偶出  
坡駐馬其差同鍾阜石城不改東南形勝筍輿葛幟且  
摹典午衣冠云爾

茲山志

卷七 藝文上

五

摹典午衣冠云爾

宜之宜者山勢如龍目無曹董淵臥龍而偶出  
坡駐馬其差同鍾阜石城不改東南形勝筍輿葛幟且  
摹典午衣冠云爾

